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
的阿拉伯各族人民



602 G77 /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 阿拉伯各族人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
阿拉伯各族人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5\frac{7}{8}$ · 字数 124,000

1953年7月第1版

195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8,000 定价 (7) 0.55 元

统一书号 11002·229

校对者：王郁文等

編者的話

正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紛紛抗議美英侵略者对阿拉伯各国人民內政进行无耻干涉的时候，我們为了帮助讀者了解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社会历史，尤其是民族解放斗争方面的情况，特編印出这本小集子。

这个集子共收了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九篇曾在“民族問題譯丛”等期刊上发表过；“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伊拉克人民”、“黎巴嫩人民的英勇斗争”、“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沙特阿拉伯人民”三篇是新譯出来的。发表过的几篇譯文基本上未作什么改动，仅改正了几处排印上的錯誤，更換了几个題目，内容方面个别地方略有刪改。

目 次

阿拉伯人是統一的整体〔苏〕B. Б. 魯茨基 (1)

伊拉克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争

..... 伊拉克共产党政治局委員 塔里克·穆罕默德 (22)

黎巴嫩人民的反帝斗争〔苏〕謝烈紅 (30)

叙利亚为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而斗争

.....〔叙〕穆斯塔法·阿敏 (35)

阿拉伯东方的新国家 ;〔苏〕伊凡諾夫 (41)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总書記 拉比·布哈利 (55)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黎巴嫩人民 ...〔苏〕B. Б. 魯茨基 (80)

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

伊拉克人民〔苏〕B. M. 丹齐格 (98)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叙利亚人民 ...〔苏〕B. Б. 魯茨基 (113)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約旦人民 ...〔苏〕A. И. 別尔希茨 (139)

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也門人民 ...〔苏〕A. И. 司徒巴克 (150)

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沙特阿拉伯人民

.....〔苏〕A. И. 別尔希茨 (164)

阿拉伯人是統一的整体*

〔苏〕B. B. 魯茨基

当代最主要的世界历史过程之一是殖民体系的崩潰。这一过程的结果根本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状况。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个个相繼成立了。殖民体系的崩潰引起了我們常用的民族分布图的根本改变,促使新的民族、即新的民族綜合体的形成。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光荣的作用应属于阿拉伯人民。由于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許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得到了独立,巩固了自己的統一性。

阿拉伯統一性思想的逐渐发展,甚至在欧洲的科学文献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世紀的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和語言学的文献中,既找不到“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这些术语,又沒有关于这些国家和人民是一个統一的綜合体这个概念。当然,19世紀的欧洲研究工作者清楚地知道,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伊拉克、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及其他許多国家的居民絕大多数都操阿拉伯語。他們通常把这些国家的居民称为阿拉伯人。他們也了解,公元7—8世紀时,这些国家都在阿拉伯的哈里发王的管轄之下;而在16—18世紀,几乎所有这些

* 本文是1956年12月25日在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科学會議上宣讀的关于阿拉伯各族的报告。

国家都并入奥斯曼帝国。虽然如此，“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民”这些术语并没有用于这些国家和人民；没有人說阿拉伯各国是統一的綜合体。

这里所能談的是部分的綜合体——譬如，阿拉伯半島各国或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各省（即如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有时也包括赫查茲和也門）或北非各国（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这里也可以談的是比阿拉伯更广一些的綜合体——整个非洲各国，亚洲各国或前亚洲各国，“穆斯林各国”等等。但是当时的欧洲科学还不知道有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总的阿拉伯綜合体。

相反地，在 19 世紀，特别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各族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以后，“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这些术语便为人们所公認了。甚至帝国主义者中反对阿拉伯統一的人也不得不用这些术语，因而承認在阿拉伯各国之間、阿拉伯各族之間存在有共同性。最近在欧洲出版的書籍中开始出現着“阿拉伯民族”这个术语，尽管这个术语还不多見，还没有为一般人所公認。

阿拉伯的社会思想更敏銳地察觉到阿拉伯各国所产生的那些客观过程，这种思想在这一問題上当然超过了欧洲的研究者。早在 19 世紀最后 25 年中，先进的民主思想家阿迪布·伊斯哈克就有了阿拉伯統一性的思想。在 19—20 世紀之交，出来拥护这种观念者是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宣传家阿布德—阿尔—拉赫曼·阿里—卡瓦基比。19 世紀初，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和亚洲觉醒的时期，在各民族組織的綱領中，在許多阿拉伯政論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作品和小册子中都有阿拉伯民族的

思想。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論民族自决权”一部著作中写道：“在东欧与亚洲方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以及中国的革命，巴尔干半島的战争等，就是現今时代我們‘东方’所发生的一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看不見这一事变是表示着許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族运动，力求建立民族独立和民族統一国家的运动兴起的事实。”^①

这一时期在阿拉伯各国产生了建立阿拉伯民族独立和民族統一的国家愿望。这个愿望表现在阿布德—阿尔—拉赫曼·阿里—卡瓦基比的空想中，表现在由納德日布·阿祖利领导的阿拉伯祖国联盟的宣言和号召爭取“阿拉伯国家独立”并提出“阿拉伯民族复兴”^②任务的阿拉伯秘密团体“阿里—法特”的綱領中。这样的一种傾向还出现在1913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阿拉伯会议”上，虽然在这次会议上也討論了相反的一些傾向。

但在这一时期中阿拉伯民族的統一性往往被認為是亚洲阿拉伯各族的統一性，而未来的阿拉伯民族独立和民族統一的国家被認為是从塔夫尔山到阿拉伯海、从西奈半島到底格里斯河这一范围内，也是在阿拉伯亚洲的范围内，不包括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③。在納德日布·

① 列宁：“論民族自决权”，載“列宁論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第179頁。

② Амйн Саид, Ас-Саура аль-Арабийя аль-Кубра, Т. I, 开罗, 1934年, 第9—10頁(一本阿拉伯書名用俄語拼音拼出)。

③ 參看N. Azoury, Le Reveil de la Nation Arabe, 巴黎, 1905年, 第1頁, “Аль-Му Тамар аль-Араби аль-Авваль”(第一届阿拉伯會議紀录), 开罗, 1913年, 第18頁。

阿祖利的宣言和各民族組織的綱領中就是这样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疆界。很有意味的是：在“第一届阿拉伯會議”上，埃及的代表只作为列席代表而出席；只有亚洲的阿拉伯各国的代表才是正式的。

正是阿拉伯的亚洲，特别是在加入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这些国家，当时是成立这样統一国家的最有利的基础。当时在这些国家之間沒有任何政治疆界；它們在語言、生活、文化各方面都是一致的；随着貿易的发展，这些国家之間形成了十分紧密的經濟联系。显然，这些国家的居民当时認為自己是統一的阿拉伯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国民政府（1918年底成立，1920年被法国人解散）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亚洲阿拉伯各国統一的要求^①。但战后帝国主义者对这些国家所进行的殖民地瓜分使这个計劃受到了打击；瓜分的結果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現在分为叙利亚的、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的、外約旦的各个单独的組織，各有着为每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任务，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时期中这种运动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是統一的，甚至在組織方面也是統一的。

但在殖民制度危机的条件下，在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条件下，民族联合的趋势开始了，有了新的力量，不但在亚洲的阿拉伯国家、而且也从1930年起在埃及开始了。

① 参看上列 Амин Саид, 第2卷, 第21頁; G. Antoniü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N. Y., 1948, pp. 286—287; D. Lloyd-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II, London, 1938, p. 1039; F. Cataluccio, *Storia del nazionalismo arabo*, Milano, 1939, pp. 68—70.

阿拉伯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有了团结和共同利益的觉悟，这首先促使这个联合愿望的实现。所谓觉悟就是：联合了自己力量的6千万阿拉伯人比行动上互相隔绝的2—3百万叙利亚人、3—4百万伊拉克人、7百万摩洛哥人或1,500万埃及人^①能更快地取得成果。领会这个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为自己开辟了前途。但是，早在1920—1940年，这种领会精神显然就表现在阿拉伯团结运动上，如拥护1921—1929年摩洛哥里弗山的起义，拥护1925—1927年叙利亚革命，特别是赞助1929、1933、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犹太反动资产阶级建国主义者的走狗的斗争。

阿拉伯各族人民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这种客观的共同利益是1931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在全阿拉伯民族运动中的任务的一项决议的基础。

· 这个决议说：“帝国主义统治阿拉伯各族人民的一切制度的基础不仅在于它们的直接奴役，也在于它们按照世界帝国主义的指使任意瓜分被统治者。这种瓜分……与阿拉伯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显然有矛盾。把他们隔开的国家疆界是由帝国主义的强制手段规定下来并加以支持的……这些疆界人为地使那些为反对外来压迫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联合的阿拉伯人民群众弄得软弱无力……”

阿拉伯民族问题的体质就在于……帝国主义把阿拉伯各族人民活的身体撕成碎片，使阿拉伯各国保持封建割据的局面，夺去每一个国家独立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前提，阻碍

^① 当时阿拉伯各国居民的总人数，这里所指的是1920—1930年的人数。

阿拉伯各族人民結成民族国家。”^①

“阿拉伯人民群众感觉到，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一面依靠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历史条件，对付(现有的)共同的敌人。”^②

決議提出了建立全阿拉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陣綫的任务。它指出，“共产党人不但要在为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所人为建立的各个阿拉伯国家的狭窄疆界内、也要以全阿拉伯的規模进行爭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联合的斗争，爭取整个(阿拉伯的)东方民族联合的斗争。在改变人为建立的疆界时，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必须找出自己的力量，取得真正的革命規模，成为最广大群众的重心……不应当有这样的情况，即在埃及、巴勒斯坦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孤立地进行这种运动而没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共产党的使命是作为爭取全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組織者而站出来。”^③

这个決議通过后到现在已經 25 年了，可是它所号召的阿拉伯各族人民行动一致和今天所实现的全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革命——这个呼声还是这样的有力和迫切，就好像这个決議只是在昨天才写成的。

当然，在阿拉伯各族人民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如殖民压迫，帝国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分割，旨在推行封建、部落和宗教的分离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統治集团、封建家族、爭权夺利的宗教派别和团体的煽动敌視态度的政策。同时在走向联合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是：到现在还

① “东方共产党綱領性文件”彙編，莫斯科，1934 年，第 160—161 頁。

② 同上，第 163 頁。

③ 同上，第 167 頁。

沒有克服的阿拉伯各国的經濟分散狀況，沒有牢固的經濟联系，各国經濟和政治条件的不同和它們发展条件的各异。

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利用阿拉伯人民走向統一的愿望，要在“統一”的借口下把这些人民拉入巴格达公約之类的帝国主义集团，拉入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大叙利亚”之类的令人怀疑的联盟。这种企图給运动带来了很大害处。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利用 1945 年創立的“阿拉伯国家同盟”，但是这个同盟到底沒有实现它的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各族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无比地巩固了阿拉伯的統一。这种高涨表现在阿拉伯人民給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支持上，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战争结束后、即在 1945—1949 年展开了要求英法两国军队撤出本国領土的斗争。它也表现在阿拉伯人民給予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援助上，因为突尼斯和摩洛哥都在进行着争取独立的斗争，而且它們現在也还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阿拉伯的統一精神还表现在阿拉伯人民为使巴勒斯坦人摆脱犹太反动资产阶级建国主义者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中。它也体现在支持埃及人民进行使英軍从苏伊士运河撤退的斗争和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这些行动上。

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統一性在他們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特别是反对巴格达公約的现代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屬国于 1955 年春天給予叙利亚以很大压力、目的在于把它拉入敌視阿拉伯人民的集团內的时候，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就給予正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叙利亚以有力的支持。1955 年底，为数无多的約旦人民（約 100 万人）起来反对把他們的国家包括在巴格达公約內，因而实际上取得了对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大不列顛）

的胜利。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依靠了一切阿拉伯人民的支持。于是就在反对巴格达公約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成立了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也门的防御联盟——旨在保卫这些国家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联盟。

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統一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一致支持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运动，而且在英、法、以色列对埃及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时，他们坚决地赞助埃及，给予自己所有的军队。英法军队之撤出埃及，在阿拉伯各国是作为全阿拉伯人民的总胜利来理解的。

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志越是提高，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統一性就越巩固起来。当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现在还企图破坏这种統一性。在这一方面，那个不断对阿拉伯独立国家进行阴谋活动的伊拉克统治集团起着可耻的作用。但是，旨在反对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公約的伊拉克人民运动明显地说明，伊拉克并不与其他阿拉伯人民对立，而且还說他们紧密一致地争取达到同一的解放目的。

阿拉伯的統一性越来越广泛地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56年4月成立了联合许多阿拉伯国家职工会的全阿拉伯工会联合会^①。召开了全阿拉伯工人大会。定期召开阿拉伯各国科学家、医师、作家、建筑师、工程师、教师、会议議員、各个政党代表等的会议。成立了联合所有阿拉伯进步文艺活动家的“阿拉伯作家协会”。实行統一的教学提綱。在开罗成立阿拉伯学研究所——有一切阿拉伯国家代表参加的学术和科学中心。大马士革的阿拉伯科学院实际上不

^① 参看“Аль-Ахрам”报，开罗，1956年4月14日。

仅起着叙利亚科学中心的作用，也起着全国阿拉伯科学中心的作用。召开旨在取得阿拉伯各国間經濟統一的阿拉伯国际經濟會議。在这个會議上也簽訂經濟協定，譬如，不久以前簽訂了叙利亚和約旦的協定。現在埃及、沙特阿拉伯、約旦、也門的軍隊都有統一的指揮。現正制定阿拉伯各国聯盟的計劃，譬如，埃及和叙利亚是永远消灭了殖民压迫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联盟。

因此，阿拉伯民族的思想便反映在阿拉伯各国的官方法令中。

1956年通过的埃及共和国新宪法第一条說：“埃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它是民主共和国。埃及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① 叙利亚共和国和約旦王国的宪法也有类似的条款。因此，阿拉伯民族統一性的思想不仅在人民群众的意識中、也在阿拉伯各国的主要法律中得到了承認。

由于阿拉伯民族的問題，在我們面前就产生了许多問題。在各个阿拉伯民族运动思想家的理解中阿拉伯民族是什么？形成这个民族的客觀物質前提是什么？阿拉伯民族統一性在什么历史基础上建成？阿拉伯民族形成的过程是否已經完成或还在繼續着？由許多族构成的統一的民族是怎样理解的？怎样把統一的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和埃及民族、黎巴嫩民族、苏丹民族、阿尔及利亚民族等的概念联在一起？对有許多发展特征的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各族的阿拉伯統一民族問題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所有这些問題都是非常复杂的，在一篇报告里不可能加以闡述，何况

① “埃及共和国宪法”，莫斯科，1956年，第8—9頁。

还要詳尽无遺地加以分析。因此要求写出許多研究文章。但在問題提法方面必須指出下面几点。

从以上簡短的論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阿拉伯各族人民在反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的兄弟般团结，他們政治利益上的根本共同之处，他們坚持民族独立的共同愿望——这一切都是阿拉伯統一性的基本的最主要的前提，这一切都是巩固阿拉伯統一性的刺激剂并形成使这种統一性凝結起来的那种牢固的联系。

但是政治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和共同之处，不論其意义是多么大的和有决定性的，都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大家知道，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以其成員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彼此間紧密团结的各个民族并没有形成統一的民族；这个不同的社会主义民族的兄弟般联盟是多民族的联盟，是国际的联盟。也可以說以根本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陣营中一切国家的联盟。共同的利益是亚非两洲各民族的多民族联盟的基础，这些民族是在与殖民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进程中形成的并在万隆會議上固定下来。显然，阿拉伯各族人民的統一性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可以看成为民族的統一性，那就是：如果这些民族的兄弟般的联盟不仅是依靠政治上根本的共同利益，而且也依靠为形成民族所必备的其他共同的特征。

究竟这个問題在阿拉伯文献中是怎样提出的，阿拉伯社会思想对这个問題是怎样评价的？

一个最有名的現代阿拉伯民族資产階級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阿布·哈里东·薩迪·阿里—胡薩利 (Абу Хальдун Сати'аль-Хусари) 在其 1955 年由貝魯特的“Дар аль-Ильм ли-ль-Малйин” 这个进步出版社出版的“Аль

‘Уруба аввалян’ (“首先是阿拉伯的民族自觉”)一書中对阿拉伯民族下了这样的定义，这个定义，作为一种信念来说，是拥护这种思想的人的一个信仰象征：

“一切国家，其居民說的是阿拉伯話，都是阿拉伯国家 (Биляд‘арабийя)。不論駕馭它們的列强有多少，不論在它們政府大厦上飄揚的旗子是各种各样的，不論按各个政治部分勘定的疆界是多么曲折綫錯的，——都是阿拉伯国家。

但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биляд аль-‘араб) 不仅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阿拉伯半島，这是一切住有操阿拉伯語的居民的國家。东从查格罗斯，西达大西洋，北从地中海和阿納托里高地，南达印度洋、尼罗河发源地及大沙漠——这一切都在“阿拉伯国家”的范围內。

凡屬於阿拉伯国家 (йянтасибу иля-ль-биляд аль-‘арабийя) 并說阿拉伯話者是阿拉伯人。不論国家的名称是什么，而他是那个国家的正式臣民；不論他所信仰的是什么宗教 (Дийяна) 和他所隶属的是什么宗教派別 (Мазхаб)；不論他的出身、家系和家庭历史是什么样的——他是阿拉伯人。

至于阿拉伯的自觉 (‘уруба)，这不是阿拉伯半島人的特点，这不仅是伊斯兰教徒所固有的。凡是屬於阿拉伯国家并說阿拉伯話的人都有这种自觉。不論是埃及人或庫威特人或摩洛哥人；不論是伊斯兰教徒或基督教徒；不論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或什叶派或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一个族；不論是天主教徒或是正教徒或新教徒——只要他是屬於阿拉伯国家并說阿拉伯話，他就是阿拉伯的兒子 (Мин абна’ аль-‘уруба) ”。

那么，結論是：“阿拉伯人是一个統一的民族。至于埃及人，伊拉克人，摩洛哥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等等，

他們只是这个統一民族中的人(Шу'уб)和分支(фуру')。這就是阿拉伯民族(аль-уммат аль-'арабийя)。”①

因此，薩迪·阿里—胡薩利認為阿拉伯共同体有两个特征：第一，屬於阿拉伯國家的；第二，阿拉伯語言。但是，因為他把凡“居民操阿拉伯語言”的國家都確定為阿拉伯的國家，那麼，實際上他把一切問題只歸結於共同的語言。

毫無疑問，阿拉伯的共同語言是阿拉伯民族統一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沒有这个共同性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民族。但是，大家從許多歷史先例中都知道，僅僅有这样一个共同性還不能形成為民族。

另一个思想家——代表进步的、接近于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喬治·漢納(Д-р Джордж Ханна)在“阿拉伯世界的現實性”(Ваки'аль-'Алям аль-'Араби)(1952年和1954年在貝魯特由兩家出版者出版)一書中也對阿拉伯的共同語言賦予很大的意義，但也指出其他的共同因素。他寫道：“阿拉伯世界是一種現實的統一体，這是不容辯駁的。那些促使阿拉伯世界聯合起來的要素不會被任何暫時的因素所削弱。雖然我們承認這些因素對阿拉伯世界的統一性有影響，但是我們不承認，這些因素能夠駁倒這種統一性。”②

在這些促進阿拉伯世界統一的因素中間，漢納認為語言的一致性占第一位，然後才是歷史的共同性，命運的共同性，利益的共同性。

在帝國主義書籍中有否認阿拉伯語言一致性的觀念。贊同這個觀念的人認為：阿拉伯文學語言對所有阿拉伯人

① Сати'аль-Хусари, Аль-'Уруба аввалян! 貝魯特, 第11—13頁(着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

② Дж.Ханна, Ваки'аль-'Алям аль-'Араби, 貝魯特, 1954年, 第4頁。